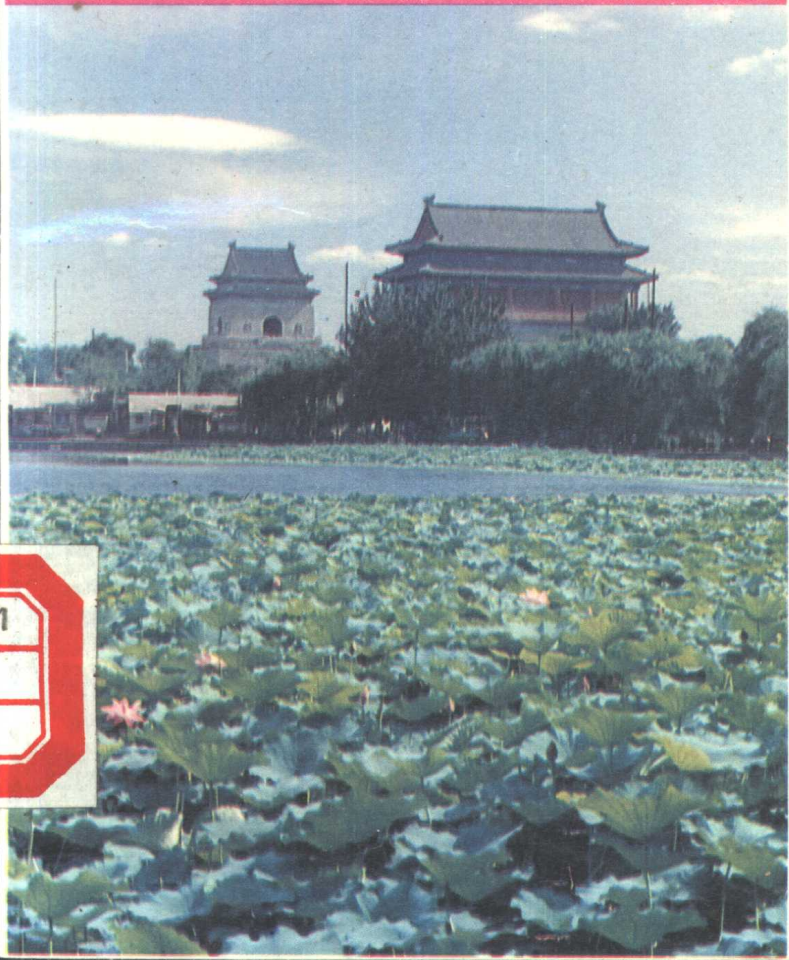


北京民俗文化丛书

居京琐记

吴晓铃 著



•41

光明日报出版社

·北京民俗文化丛书·

居京琐记

吴晓铃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1 号

居 京 琐 记

吴晓铃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电话: 3017733-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大厂教育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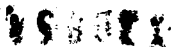
787×960 1/32 印张: 4.5 字数: 71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091-308-2 /I·114

定价: 3.90 元



目 录

清水安三翁	(1)
会见英·甘地	(3)
吊博帕尔城文	(5)
怀广福馆和“穆桂英”	(8)
寻广和居旧址感怀	(11)
可怜落照红楼影 ——危城追忆之一	(15)
北平的“白巡长”们 ——危城追忆之二	(19)
北平的“钱诗人”们 ——危城追忆之三	(22)
附：关于《危城追忆》的两封信	(25)
斯人身后有余馨 ——纪念蔡启厚君	(28)
漫说方言	(32)
叶名琛与望海楼	(35)
谏全聚德	(41)
“业余红学家”礼赞	(45)
梦忆共读楼	(48)

祝愿绍棠永远健康	(51)
也谈“保护真古迹,少造假‘古董’”	(53)
“冬贮大白菜”引起的回忆	(56)
《老北京的生活》读后	(59)
《京剧谈往录三编》读后	(64)
永怀周殿福兄	(68)
写在钱世明书画展揭幕前	(70)
年关犹费买书钱	(72)
《一句诗想起两个故事》书后	(74)
附一:一句诗想起两个故事	(76)
附二:答吴晓铃先生	(77)
金受申和金寄水——与邓友梅兄笔谈	(80)
关于《津门疏稿》数事	(83)
周作人被刺前事	
——共小如弟切磋	(90)
徐仁锦的《古城反照记》	(93)
记《蹇斋剩墨》	(95)
我与北大图书馆	(97)
一岁货声	(101)
小小的一点	(105)
净土	
——新加坡随笔	(107)
“黄牌”和“红牌”	
——新加坡随笔	(109)

明日何其多 今日何其少.....	(112)
释“悻悻”.....	(115)
平伯先生纪念.....	(121)
佩弦先生纪念.....	(124)

清水安三翁

据报道，这次来华的三千日本青年中，有一位东京都樱美林大学的二十一岁的女生南村朱实娘。南村娘的到来，不由得使我想起她的学长（即校长）清水安三翁。

清水翁和我父亲是老朋友。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中期，他在北京朝阳门外创办了一所崇贞学园女校，采用当时比较先进的工读方式推行义务教育。我的妹妹曾在他的学校教过一个时期的音乐课。一九三七年，我在北京神学院教中国文学史，和教日语的他的夫人同过一年事。他们夫妇和我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他的夫人到北京神学院兼课，就为的是避免当时统治者派进不三不四的浪人。他们是基督教徒，主张民胞物与的博爱精神，看不惯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暴行，总想尽自己所能做些对于我国人民有益的事。更有意义的事是作为一个宗教教育家，他竟非常崇敬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作品的第一篇日本译文就出自他的手笔。关于这段文字因缘，唐弢同志有过专文论述。

我于一九八一年冬访问日本时，在十一月七日专程到樱美林大学拜见清水翁。那年他已八十一岁。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亲自陪我参观校苑，还

介绍我和中国语文系的师生座谈。他的精神极好，记忆力强。他说：“你父亲画得一笔好鸭子！”我说：“不是鸭子，是芦雁。”两人不禁莞尔而笑。他也记得我的妹妹，我告诉他：“当年崇贞学园的教师只有她一个健在了。”清水翁叹息着说：“内人也早已去世。我们在一九四五年回国后，几乎身无一文，经过艰苦的奋斗，居然独力办成了比崇贞学园规模更大的、联系两国友谊的这所大学。真盼着再有机会重访北京呀！”

清水翁送给我一幅他亲笔写的斗方“信”字，压角印章是“清风明水”嵌其姓氏；又一玩章曰“朝阳门外”，可以想见其倦倦也。我回敬一帧侯宝林兄写的“寿”字条幅，祝他永年。他说：“侯先生使我笑口常开，好得很啦！”

清水翁今年应是八十有四高龄了，想当健康如昨。他的劳绩取得丰硕的果实，后继大有人在，南村朱实娘的翩然来访，便是证明。

南村娘已经离开中国了，我的心也随着她到了那风景如画的学苑，而她的心想必也留在了中国！

1984年.10.12

· 会见英·甘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任继愈所长、哲学研究所巫白慧先生和我，应印度有关方面邀请，参加了第一届国际佛学及国家文化会议，受到殷勤的款待和热情的欢迎。

在十月十日的开幕式上，英·甘地总理亲临科学宫致贺，并且在休息的时候，首先接见了我们三个人。有人向她介绍我，她说：“不用介绍，我和吴教授是老相识了！”她的记性真好，原来她和我这是第四次会面了。我们第一次会面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她跟随刚从监狱里出来的尼赫鲁先生到我任教的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参加校庆和中印学会年会。那时她只有十八岁，腼腆稚气，和父亲一起坐在转椅上玩得好高兴。尼赫鲁送给我一帧亲笔签名的照片，我一直保存到今天。第二次会面是在一九五四年，她陪伴尼赫鲁访问我国的时候，见了好几次；尼赫鲁在新侨饭店举行的告别宴会，毛泽东同志还出席了。第三次会面是在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印度国庆那天，在总统府花园举行的招待会上。她见到石真和我，详细地问到了我们的工作和孩子们的情况，还说：“咱们这是第三次见面了，老朋友！”

万想不到第四次的会面竟成永诀！

这次，她和我们三个人见过两次。一次是在十月十日大会开幕式那天，一次是在十月十二日印度文化交流协会副主任遮耶迦尔夫人于私宅邀请的便宴上。这次大会共有四十一个国家的三百多位印度学和佛学的学者参加，遮耶迦尔夫人只请了十五位，而我国代表竟达三人，还有一位我的老同班韩素音。英·甘地总理和我们三个人都进行了个别的谈话。我把冰心先生和石真译的《泰戈尔诗选》、石真译的《斯里甘特》第一部和女儿吴华译的《四个朋友的故事》送给她，她欣然接受，说：“你们夫妇在从事介绍印度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工作方面有了接班人，真是一个可喜的信息！希望她有一天能到印度来看看，多好！”言犹在耳，而斯人已渺。

我们三个人成为她最后会见的中国学者，不能或忘！深切地悼念这位有胆识的妇女，并为她祈祷冥福！

1984年.11.3.

吊博帕尔城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复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这是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李华写的《吊古战场文》的首句。直到今天，我读了，仍旧感觉不是滋味。这，我不是在发怀古之幽情，俱往矣！往者不可谏，然而，来者犹可追嘛。可是，看到新闻记者采访的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城遭受农药巨毒突袭的报道和照片，可真叫人不寒而栗，李华的刻画都为为之黯然失色。

我在一九八二年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城市。它的特色是城里有很多湖泊，居民环湖构建宅院，芳草如茵，繁花似锦，漫步街头巷角，人在画图中。这个城市原是伊斯兰土邦王公领地，近郊还有一座葛瓦乌尔古堡遗址，号称“世界最大城堡”；一九五四年到我国访问的第一个印度文化代表团里的小芭蕾舞剧团便把这个古堡作为团部。在世的末代王公飞入寻常的百姓家，和我的导游对门而居，小小庭院，花木扶疏。他的王宫已经辟为博物馆，任人流连春去也的昔日荣华。政府仍旧给他年俸，政治地位也不低，曾经担任过全国土邦王公代表。由于这是个伊斯兰土邦，所以清

真寺很多。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杂居，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印度教徒里号称“八大财团”的工业家比拉在城里建筑了印度教寺院和博物馆，与伊斯兰博物馆、清真寺，有如两峰对峙，而和睦相处。从这里车行两小时，便到了散布在丘陵上的举世闻名的佛教圣迹“三奇”。这里有佛陀的舍利塔，塔周围环绕着雕刻精致的佛陀本生故事的镂空石栏，四方竖牌坊，千奇百怪，真是鬼斧神工！又有陪葬塔一座，是观世音和舍利佛菩萨的指爪合葬塔。新塔一基则系比拉所建，他简直是个对什么教都有功德的人。这些文化古迹使博帕尔城又增添了另一种神异的色彩。可惜呀，意想不到的人为灾难竟把它变成“平沙无垠，复不见人”的荒漠。《印度快报》的社论说：“建国三十七年来虽然屡经水旱之灾、骚乱之祸，都无法和这次需要多少年才能恢复的灾祸相比。”

印度在搞“绿色革命”，农业生产不单能够自足，而且还出口粮食，这和施用农药、科学种植当然不无关系，可是，已故的英·甘地总理屡次提出的“不单重视工业保安规章，还需关心地区环境污染”则理应遵循不渝。这个惨痛教训已经引起国际上的警惕，我们北京也不能例外，环境污染这个无形的人类公敌厉害得很呢！

曾记得有诗人欣赏某地化肥厂烟囱飘散的黄

烟，誉之为“金龙飞舞”，真是个书呆子！反而不如印度诗翁罗·泰戈尔在他的剧本《摩克多塔拉》里用象征手法对机器提出控诉的心声。泰翁不是反对科学发明，而是抗议帝国主义者利用科学发明进行奴役、剥削和侵略。我们今天应该考虑的是另一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博帕尔城不幸遭遇的起因，这个在现代化途径上产生的新的矛盾，我们不能“哀之而不鉴之”，以致“使后人复哀后人”，故作《吊博帕尔城文》。

1984.

怀广福馆和“穆桂英”

北京和平门外南新华街迤南路东有短巷名臧家桥。错了，正作“章家桥”，有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所记宣化坊的街道名目可以证明。该书成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其时，外城新筑未久。圈地河汉交错。就是现在，这里还有潘家河沿的名称。为便行人，河上以桥交通，于是有了虎坊桥、章家桥。虎坊桥以地近皇家养虎房得名；叫章家桥大概由于附近的一座章姓宅邸。这章家桥很使当年的北京人留连忘返，原因就在有一个九城尽知的清真饭馆在那里。饭馆位于章家桥东口的南北交叉点上，小楼二层，炉灶当门，很不起眼儿，门前悬榜大书“穆家寨”三字，实际这个饭馆还有个正名，叫作“广福馆”。本世纪三十年代，我常去那儿小吃，直到今天，还记得店堂里挂的一位食客写的打油诗：“滞迹京华四十春，每饭不忘穆桂英；试问他家女招待，谁能亲手自调羹？”穆桂英，是当时的饭座儿给该店女掌柜穆淑华上的称号，由店名“穆家寨”而来。北京师范大学的陆宗达教授告诉我说，他曾见到过“穆桂英”的父亲“穆天王”。可见此店至少已经营了两代，历史可以上溯到晚清。

“穆家寨”的烹调名品以炒烙饸称最。这种饭食是把合好的面揪成黄豆粒大小，以水煮后再用油炒，起锅时或芟些豆芽、黄瓜、青韭之类的时鲜，或佐以羊肉丝，其味不油不腻，芳香可口。“寨”里主庖专由“穆桂英”司之，所以才有诗人“试问他家女招待，谁能亲手自调羹？”之叹。

“穆家寨”的副食品种并不太多，我所能记得的只有鸳鸯卷果、焦炸面筋等几味，这在当时的清真饭馆里都属平常菜，若在大饭庄如两益轩之属，这些菜简直上不得台盘，然而在“穆家寨”里，菜经精工细作，非比等闲。“穆桂英”对待顾客特别有礼，几乎每客必奉“敬菜”。如果客人没点焦炸面筋，她就白送一盘，伙计跑菜时还特别招呼一声：“这是我们掌柜的敬您的！”如果客人把所有的菜都点齐，那就至少也敬一碗木樨汤。菜齐之后，还有一碗牛肉泡饸作结。招待殷勤倍至，烹调别具风味，价格便宜合理，是为北京人喜欢的“着吃不贵”，此其所以使人“每饭不忘”也。

大约在五十年代初期，广福馆报了歇业，“穆家寨”凤去楼空。以后每过章家桥，看见断瓦颓垣，总不禁生人事沧桑之感。后来，虽然有几家饭馆也以此炒为号召，但一见其“望子”、大书“疙瘩”二字，便不由得毛骨悚然，于是就更加向往于“穆家寨”的昔日风光了。

亡友马温如(连良)先生的二弟连贵先生,人只知他是著名京剧打击乐的“大锣”能手,却不知他是“穆桂英”的乘龙快婿。“穆桂英”女“杨金花”即穆秀荣,传承乃母家学。北京市掌饮食行业大权者,能不能敦请“杨金花”出山挂帅,以重兴“穆家寨”,俾绝技得以传世不泯,我在拭目待之呢!

1985. 7. 18.

寻广和居旧址感怀

广和居烟消云散久矣。它的旧址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的北半截胡同南口路东，今门牌五十二号，现已沦为杂院。观其构建，还能仿佛昔日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院子临街西房三间，南侧半间辟门，饰以磨砖刻花门楼。黑漆大门的朱红门对儿大约是在浩劫期间被“红色卫士”当作四旧挖掉，但是嵌字格的上联“广”字和下联“和”字仍然可以辨识。院落窄而长，不成格局。临街西房和与大门为一间的北半间据说原是“银钱重地”的帐房；再北的两间是厨房；北房和南房是便餐的堂座；东面小院分列的几个单间，是定席的雅座。就是这个地处陋巷的湫隘饭馆，居然赢得晚清名宦巨公如南皮张之洞相国、常熟翁同龢师傅的青睐；居然赢得文人雅士如何绍基、李慈铭以至清末民初的一些遗老如樊增祥、夏仁虎的诗酒留连，可见其自有胜人之处。岂不闻夫“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乎？

广和居的得名和有灵主要的在经营得法，即今天所谓管理有方。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便可说明。广和居的主顾多是一些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但同时，它也供应一般菜肴给普通饭座。周作人住在南